

满眼皆家山

余世磊

山中旧居，在大屋场中间，被别人家包围，门窗只能对别人家墙壁。某年，与同屋场先来哥商量，买得对门他家余屋一间，拆掉，始有一方阳光照到门前。我每次回洪畈村小住，总是感到一种极不舒服的挤压感，于是下定决心，把家迁出去。

选得小河旁一处宅基，请发小美满主建造事，二〇二〇年夏动土，造得一幢三层小楼，二〇二一年腊月迁居之。新居耗尽我所有积蓄，还欠一些债务。但乡下盖房还是便宜，相比县城房屋造价，应只有四分之一。长辈夸我磊仵有志气，造得这样一幢好房，却不知我心中另有小九九。我的想法，花钱买屋在其次，更主要的还是买山，准确地说，不过想借买屋而得山。

大别山向南沿伸到这里，已是余脉，不再有那种耸拔奔涌的气势，显得有些无力、随便。山无定向，或横，或直，或斜，少了主要的险峻，多了不同的姿态。新居视野开阔，背倚山岗，门临小河，小河那边是田畈，田畈那边是大屋场，大屋场之后是山，渐远渐高，重重叠叠。最远、最高的山，一脉绵延，从北往南，土名依次为凤凰岩、何里沟、炭林埡。山中有山，山外有山，山上有山，山下有山，或大或小，形态万千。一共有多少座山呀？我想，没有谁数得清的。这些山，应该都属洪畈村。在老虎林，有我家一块山；在炭林埡，也有我家一块山，记得少年时，曾随母亲一起去砍过树，早已忘却其处了。从使用权上，山属于各家各户，你不能到别人家山砍柴、挖土。然而，你却尽可以看之、观赏之。绝对不会有谁，把他家的山遮住，或者搬走，说：不准你看我家的山！

从这个意义，何妨，把这些山都看成是我家山，满眼所见都是我家山。我想何时去看，就何时去看；我想怎么看，就怎么看。某人，在他家山上砍柴，我在门前看我家山，是他家山也是我家山，互不矛盾。多好，花钱买屋，顺带送山，送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山，我觉得这钱花得值了。

站在门前看山，便是一幅巨大的《洪畈山居图》，一丘一壑总天然。只是这幅画画得有点草率，赘物过多，尤其是近景，譬如说，一束电线、



嫣红 汤青 摄

光缆横在田畈，穿过我家而去，特别抢眼；田畈中种茶、种花木、种庄稼，极其杂乱。这些，也没有什么抱怨的，又哪有十全十美之事？像拍照片一样，有所剪裁，让目光截取一些局部，却不乏一幅幅好图。凤凰岩上喜生白云，千姿百态；岩下有凤下组、洪岭两个村民小组，只见几户白屋人家，掩映于草木之中，自有“白云深处有人家”之意境。那人家，不似人家似仙家，至少半是人家半是仙家。早晨或者雨天，何里沟和炭林埡一带，必有雾“无心而出岫”，有时在山脚，有时在山腰，有时在山顶，像有个仙，驾雾，骑雾，披雾，爱在这山中闲游，不只一个仙，有时有好多仙呢，看不到仙们，但能看到

一团团雾在游移。从我家斜望，炭林埡南坡之水，流到山口，其下是百余米的峭壁，只是平常水太小，挂在峭壁，如一绺玉丝，闪着光亮。若夏日大雨后，山洪暴发，冲下峭壁，真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之态。我在城中，人事纷繁，不过偶尔回趟山中，最多小住几日，这样的画图很难有眼福观之。太阳和月亮，就从正面的山后升起，季节不同，升起的地方也不同，譬如冬天在何里沟一带，而夏天又移至炭林埡一带，光线照过来，弄起的光影也有不同，则有了四时各异的意境和情趣。我爱看山，看自家山，感觉那些山总是那么亲切、美好，一如那些爱我的亲人、长者；我想，那些山一定也在看着我，满怀依依之情。

顺带送的，又岂止是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山？新居坐东朝西，稍微偏南，早晨，太阳爬出对面山顶，必将第一缕阳光投照在我家，那么新鲜、柔和的阳光，感觉身心舒服、敞亮。等到太阳照到对面大屋场里，肯定就不新鲜了，就有些硬实了。因为无有遮拦，空气流动自如，肯定比大屋场中空气好上许多。空气流动便形成了风，尽是些好风，每次我回家，分明感觉有那么多熟稔的风，跑到我家，与我打着招呼，抚摸着……这些，都不花一文钱买。

偶尔，坐车行在山中，看到有多少好山呀？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谁，像我一样，把他们收纳为自家山？我同样多么爱着那些山，这时候，才觉得自己的爱那么有限。我在洪畈村浅居深出，那些门前我家山，我感觉都爱不过来呀。

蒲公英

张 驰

蒲公英又开了。

在田地边旁，在灌木小树下，在漫山遍野里。只要点点泥土，仅需滴滴水份，时机一到，它们就竞相怒放，给你意想不到的灿烂，展现生命的顽强。

起始片片绿叶，而后朵朵黄花，最终雪绒花般随风而逝。

其实早就开了，只是今天才注意到。忍不住地想要拍些照片，想要留下自然界的美好，想要纪念生命的毅力。

没看到它们如何扛过严冬，没感知它们如何历经磨难，没预测它们未来的艰辛。我们看到的，永远都是奔放、豪迈与希望。

蒲公英开了，在这人间芳菲四月天。

每到这个季节，我的母亲都会拎着篮子，带着铲子，到田野里，到我父亲的坟头前，寻找那

朵黄花。

不管有多痛，不管有多难，我的母亲都能顽强不屈，挺过了一关又一关，熬过了一难又一难。

父亲啊，你多似这蒲公英，只是飘飘洒洒飞向了天际，在不远的另一个精灵的世界，酝酿又一个辉煌的轮回。

花儿开了，
心儿痛了，
你轻轻的走了，
悲怆的泪水，
流下来。

微风轻轻吹过，
那纷飞的白絮，
亦如母亲散乱的白发，
在我的眼前闪烁。

从政要读点什么书

章宪法

“世界读书日”前，有位年轻的文友来訪。文友刚入职机关公务员，希望推荐一下从政方面的书。

从从业的角度讲，公务员也是一职业。职业涉及专业，入职一个部门，需要重新学习，弥补学校所修专业的不足，这就是“读书”。但公务员这一职业比较特殊，除了特定的专业技术性岗位，实际从事的“专业”非常泛化，“从业”也就被认为是“从政”。

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过：如果大家仅为了升学、工作、金钱等功利性价值而读书，到后来，我们会越来越不爱读书，会只渴望成功，不愿意接受失败。新从政的文友当然“渴望成功”，这也是值得鼓励的。但是，是读《厚黑学》还是《资治通鉴》，那就值得斟酌了。

《厚黑学》是一本极易误读的书，甚至有不少读者，把庸俗层面的“厚黑学”衍生作品，误认为是李宗吾先生的《厚黑学》。林语堂先生说：“世间学说，每每误人，惟有李宗吾铁论《厚黑学》不会误人。”林语堂先生说的“不会误人”，指的是李宗吾先生的作品是史论，与庸俗的“厚黑学”有着云泥之别。

但是，李宗吾的《厚黑学》又是一种“报复性写作”。李宗吾是位才子，也是位学人，同样是位从政的官员。无论是洞熟历史还是前瞻时事，李宗吾作品中的批判性，都压倒了引领性，从而降低了史论的镜鉴意义。

司马光是位史学家，更重要的是位政治家，并且是位成功的政治家。《资治通鉴》既是史实，同样是史论。作为成功的政治家，司马光下笔时的站位极高，作者的政治智慧与既往的政治得失，在书中表现高度的融合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）写起的，这就是作者独到的视角。这一年发生了什么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就是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。韩、赵、魏三家灭掉晋国，进而瓜分晋国，本身存在一定的偶然性。但是，周威烈王承认了分晋事实，并将韩、赵、魏三家卿大夫升格为诸侯，这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就是必然的了：周天子必将失去存在价值，春秋时代必将转向战国时代。这种起笔，是一种底线思维，也是一种前瞻性思维。

从政之路是漫长的，每一个从政者，都会面临着对未来的不可知。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有些是偶然的，有些是必然的。可知与不可知，取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把握，这就需要《资治通鉴》式的镜鉴与启迪，而不是《厚黑学》式的揭露与批判。刘邦、项羽、曹操、刘备、孙权、司马懿等历史人物，将之成败得失归之“厚薄”与“黑白”是肤浅的，最深刻的理解仍在历史的必然与偶然。

但是，《资治通鉴》是传统社会的智慧，《厚黑学》也是这样。现代社会的到来，只有与时俱进的

精神才是永恒的。就读书的目的而言，不外乎精神品格的塑造，智者思想的领略，并非神乎其技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从政者，价值观又是大相径庭的。所以，朱光潜先生又说：早点读一些不那么功利的书，比如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小说，就能早点培养读书的乐趣。

